



山冈

(法) 让·吉奥诺 著 罗国林 译

Jean Giono / 让·吉奥诺 / Celine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Colline Jean Giono

山冈

〔法〕让·吉奥诺 著 罗国林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8-5426

Jean Giono
Colline

Copyright © Editions Grasset & Fasquelle, 1929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
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冈 / (法) 让·吉奥诺著; 罗国林译.
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(中经典精选)
ISBN 978-7-02-014505-8

I. ①山… II. ①让… ②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89878 号

总策划 黄育海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欧雪勤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张 5.875
字数 100 千字
版次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印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978-7-02-014505-8
定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序 幕

这事发生在大暴风雨那年的九月四日。那年，我们这一带的人都遭了殃。

还记得吧，起初是图西埃尔那边大滑坡，五十多棵冷杉给来了个倒栽葱。被毁的参天大树给山涧冲走，响声震天动地……看到那么好的树木在岩石上撞得粉碎，撞碎的木头像腐肉般被激流卷走，真是可惜。接着是弗隆弗洛瓦大冒地下水。还记得吗？高山上那片草地突然变得软软的，不久草地中间裂开一条大口子，就听见底下黑水翻滚，随后那山上就开始喷水。沉重、冰冷的水在山谷里汹涌澎湃，一片狮吼。

这两件事发生后，四乡哗然，人人惊恐万状。不少人半夜里爬起来，赤脚走到窗口，站在黑暗里，倾听山像生病的孩子一样呻吟。不过生活还勉强算平静，只是日子难挨，不像往常。黎绍森林边缘浮荡着绿色的雾。那雾挂满山的每个棱角，就像风里夹带着许多海藻。普朗浦一带飘荡着压碎的龙胆草味。一天，看林人的小女儿送来一个美丽的蘑菇，比草帽还大，呈灰白色，带有黑点，看去像一颗死人的头。

这一切本应引起我们的警觉。实际上我们也有所警觉，可是生活归生活，你难道因此让水断流吗？人们能习惯一切，甚至能习惯恐惧。

九月四日是我们的还愿节。还愿是一种时髦，正如大家所说的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每到这天，四个乡的人从沃泥埃尔、格朗达日、蒙布兰络绎而来，越过山口，参加节日盛会。我们都在本村过节。从外地赶来的，都是山上的农民、伐木工人和牧羊人。就是平时，牧羊人也常常在夜里跑进我们村来喝酒，把羊群撂在奥什山上的牧场不管。

我刚才说了，四野非常寂静。我们头顶上有一块湛蓝的天空，呈圆形，平展展、光溜溜的，没有一丝浮云。而在地平线上，有一长条厚厚的、沉重的紫云。它从早到晚待在那里，凝滞不动，毫无变化，压在山脊上。

“那云是要飘到别的地方去的。”大家议论道。

“大概会落到特利埃夫村。”

“大概会使洛姆河泛滥成灾。”

大家说是这么说，却不时抬头望着头顶上那块圆圆的蓝天。它像一块磨盘扣在我们村子上。

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知道那是一种记号，一种预兆：我们被那块圆圆的蓝天打上了记号，那块蓝天就是指的我们村；它那样阳光耀眼就是预示着灾难。管它呢，当时我们还是乐呵呵的。

“节日还没到，天气就好转了。过节那天准是个大晴天。”

“也该有个好天，就那么一次嘛。”

车匠的儿子拿份名单挨家挨户收钱，大家你交一百苏，我交三法郎，为的是把节日搞得气派些，不给我们村丢脸。学校旁边已经搭了一个棚子，里面飘出水果香糖的香味。

有一两天夜里，人们听见天上阵阵响声。

“这，万一……莫非……”

不过什么也没发生。第二天早晨，阳光仍像干草似的黄澄澄，风中带有黄花茅的清香，还有那块使我们大上其当的圆圆的蓝天。土地踩上去挺暖和，像水果一样软软的富有弹性。

到了九月四日，家家户户推开护窗板，果然好天气。大众咖啡馆在门口栽了一棵五月树——一棵青翠的冷杉。青枝翠叶间，挂着滚球赛赢得的红绸巾、女子赛跑的奖品蓝绸巾和男子赛跑的奖品运动衫。它们在如溪水般活泼、馨香，小山羊般撒欢的风中飘摆。

中央咖啡馆把台子一直搭到了自由树下。洗衣池里满满冰了一池子瓶装酒。食品杂货店老板向桑索尔的表兄定做了一箱奶油水果小馅饼，站在门口等待送货来，见到路过的人就说：

“知道吗，今天本店有奶油水果馅饼。”

听到的人想：

“不错，这倒是很好的餐后点心。”

阿波罗妮等待着特利埃夫的几个外甥。安多纳的哥哥要带着一家大小从科里亚德赶来。特拉布克的滚球选手早就报了名，他们都是强手……蒙塔玛来六个，蒙布兰来三个。据说奥什山上的牧羊人也要来，但来多少谁也不知道。

我们见到的头几张难看的面孔，是科里亚德来的那一家大小。他们闷声不响地把骡子牵进马棚，一边偷偷地相互使眼色。刚到达不久，做父亲的便对安多纳说：

“今晚你得安排我们住下，我们不想赶夜路回去。”

然后又说：

“来点劲儿大的东西给我们喝。”

问他们带行李没有，他们回答：

“什么也没带。”

两个多小时，他们眼睛里一直流露出令人捉摸不透的神秘神色。

特利埃夫来的几位浑身上下湿漉漉的。

“山口那里下雨。真是奇怪……”

不过，我们很快就把这些抛到脑后去了。仿佛有一只手一下子把天上的云扫得干干净净。清风徐徐，送来草原的芬芳。阳

光洒遍大地，驱散了阴影，沉睡在地面上。只有蒙塔玛那边威胁还没解除，像一堆茄子般、闪闪发光的乌云一直凝聚在那里。

中央咖啡馆顾客爆满。厨房里的碗碟声、流水声像激流喧嚣。顾客们拼命地灌啤酒和葡萄酒。地板上酒液和啤酒沫子横流，脚一挪动就扑通扑通响。外面，顾客一直坐到了自由树下。玛丽不停地去洗衣池边，抱来一瓶瓶水淋淋的啤酒。冰凉的水打湿了她的乳房，渐渐流到了腹部，使她浑身微微打战。

她到餐桌边斟酒时，顾客不是捏她的大腿，就是拍她的臀部，有的甚至把手深深地伸进她的裙子里。

“哎，别这样，好热。”她嚷道。

有些人已经喝得烂醉，嘴里唱着《可怜的农夫》；有些人慌慌张张离开座位，跑到一个角落去呕吐；有些人无缘无故纵声狂笑，坐在座位上小便，感到两腿内侧尿湿了，又开始狂笑，灌酒。大众咖啡馆的情形也一样，只有紧里的一个角落除外。那里一张小桌旁坐着特利埃夫来的三个人。他们是早上过的山口。刚进入九月份，过山口并不困难，可是他们却说：

“是呀，真奇怪，这可不正常。谁知道呢……”

他们不停地抽烟，大杯喝酒，想以此驱散心头的不安。

快到中午了，要使这些人离开可是件难事。大家正与波利

特讨论他在滚球上失败的原因。波利特站在当间，垂头丧气，咬着胡子……

顾客们还是站起来，离去了。

街上和两家咖啡馆里，又变得宽敞，有空地方了。当我们吃午饭时，天空中一片寂静，深沉、令人压抑、令人孤独的寂静。在这寂静中，听不到风声，听不到脚步声，听不到草的叹息声，也听不到胡蜂的嗡嗡声。绝对寂静，静得出奇，静得沉滞，而太阳像一个火球炙烤着大地。

在这寂静中，从森林那边的路上来了一个人。他走到房屋的阴影里，看样子是来乘荫凉的。他走两步，四周打量一眼，贴着墙根又轻轻地走几步，抬头看见我们的杨树，便大胆穿过一大片烈日地段，来到杨树下。他待在那里，一边仰鼻闻着，一边乘风凉。他像一头被猎人追赶的野兽，弓着背，用手摩挲着老杨树的树皮，然后挥手拽低一根树枝，把头伸进绿叶间闻了一会儿，最后终于离开树下，来到大众咖啡馆门口，撩起门帘，慢吞吞地进了咖啡厅。

这一切我是在自家窗口看见的。我当时正准备午睡。你知道，我对节日的热闹不感兴趣，所以一个人待在家里。

是安多纳招待的那个人。下面的情况是安多纳讲的：

那人干瘦干瘦的，看不出多大年龄，没穿外衣，身上所穿

衬衫的棉纱是蓝色的，像天空一样蓝，卷着袖子，露出两个胳膊肘，皱巴巴，黑乎乎，像树干上伤痕累累的枝丫，胸部长满像牧羊犬一样的毛。

他要水喝，别的不要，并说：

“我付钱。”

听口气，他的话不能违抗。侍者送上水，他又要盛在小木桶里喝。

安多纳告诉我：

“我进到厨房里，不胜惊奇，但只字未对特利埃夫来的那一家子提。他们正在吃饭，我什么也没对他们讲，而是通过门帘上一个被挂破的小窟窿，偷偷地观察那人。他像牲口一样喝完那一小桶水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三个松果，在桌子上剥去壳，开始吃里面的松子，用指甲尖抓起扔进嘴里，用牙齿尖嚼得嘎嘣嘎嘣响。从我站的地方看去，他就像一只大松鼠。”

因为做了五花八门的肉类，午餐延续了好几个钟头。首先端上席的是油钵灌肠，放在盘子里，又白又肥，像条大毛虫。还有炖公鸡和带血的兔肉。宰了好几头山羊。到处是生肉味和烂草味。所喝的酒有好多种，有海边产的，山地产的，还有两年的陈酒。

“这种酒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棒极啦！”

从陈年老酒到瓶装白兰地，你只要伸手，就会给你递过来，侍者连蜡烛都不点，赶忙上楼去取。我们这里过节就是这样。大块大块的鸡胸脯肉像雪白的树皮，用餐叉叉起来，塞进嘴里。

最后，家家户户都闻到各色各样的气味，就是没有什么好气味。

约莫三点半钟，那人用完了餐，起身付钱。

安多纳不收水钱，那人说：

“就算付我坐的这个角落的钱吧。”

他硬要安多纳收下一枚硬币。但是，当他正要出去时，博尼法斯带着他那帮人到了，堵住了门口，推推搡搡往里挤，一边打招呼：“各位好！”这招呼声和灌香肠味混合在一起。

这帮人都是伐木工人，所以个个五大三粗的。

那人试图从他们之间挤出去，但不得不退回到他那个黑暗的角落。那些大汉在咖啡厅当中坐了下来，他就不敢再动了。

他像一头落进陷阱的野兽，一会儿转头看看这边，一会儿转头望望那边，想找机会脱身，美丽而惊恐的目光中流露出恳求的神色。

总之，这一切是安多纳讲的。至于随后发生的事情，他记得不一定很清楚。

那人缩在黑角落里。侍者又开始斟咖啡。

大概在这个时候，我午睡起来了。记得我所做的头一件事，就是去阁楼天窗口看天色。那块蓝天缩小了。积聚在蒙塔玛上空的乌云依然凝滞不动，而且非常厚，又有两朵不祥的乌云朝山顶方向移动，想过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。

“这两朵云今晚就会飘过去的。”我想。

可是事实上……

我下午四点钟光景起床后，无所事事，只有去安多纳家，或者说去中央咖啡馆，这是一回事。

我到达时，那场面已经开始了。

一走近咖啡馆，我心里便说：

“里面在吵架。”

只听见博尼法斯在大吵大嚷。

我迈进门槛。

他们都转身冲着咖啡厅里端一个什么东西。过了一会儿，黑暗中才冒出那个人。他像山泉一样从黝黝黑暗中冒出来。不知是在村庄上空移动的太阳直射下来的光线的效果，还是那人

的神力放射出的光芒驱散了黑暗，反正我蓦地看见了那个人。他站在那里，形容忧伤，压在心头的高尚思想，使他的那双眼睛黝黑黝黑的。他肩上停着一只森林的野鸽。给酒灌得丧失理智的博尼法斯所怨恨的，正是这两样东西——他和他肩头的野鸽。

这场争吵的发端倒挺有趣。首先应该说：那帮大汉，也就是七十二号采伐场那批伐木工人，他们在高山上，在加内芝耶附近，孤独地安营扎寨了一百天，是直接从深山老林下来的。他们在高山上生活了一百天，成天与天和岩石为伴。森林不是他们的伙伴，因为他们是砍伐森林的。他们不得不砍伐森林，那是为了生活啊！与他们做伴的是辽阔的天空和高山的土地，而那天空像钢铁一样冷漠，那土地像死尸一样冰凉。他们被迫与它们结成的友谊，在他们心里激起了拥抱树木的欲望，像拥抱人一样拥抱它们，可是他们来到那里，却是要砍伐它们。这事儿我解释得不太清楚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这有点像，请别见怪，有点像你爱贝特，我知道，贝特值得你爱，可是你为生活所迫，却不得不杀了她，拿她的血去做猪肉香肠。请原谅，这只不过是打比方，现在你想必明白了吧。

好吧，再来说说那些汉子吧。他们的欲望和爱情所包容的这些东西，使他们对人和禽兽产生了恶意。在高山上，他们的

胡子长得像苔藓一样，他们习惯了高山空间的行为比我们的行为更粗犷。博尼法斯把那只森林的小野鸽藏在裤兜里带来了。在山上，他早就开始驯养它。可是每次一松手，那鸽子就嗖的一声飞进窝棚，撞翻烛台，像疯了似的，朝小窗帘上扑，所以博尼法斯拧断了它的一个翅膀。

就是那个翅膀。

你看见了吗？

这还算好的呢。博尼法斯当时没有喝酒，用他那像牛蒡叶子般宽大的手使劲一拧。是的，他把那只灰鸽捏在宽大的手里，拧它的翅膀，直到听见骨头喀嚓响了一声。有什么办法呢？……

因此，那只可怜的鸽子待在那里，已经残废，拖着已死的沉重的翅膀。它待在那里，那个死去的翅膀像一个不堪重负的东西。就这样，博尼法斯只那么一下子，就剥夺了它的整个天空，使它再也不能乘风展翅翱翔。它在桌子上，在残酒液里爬行。

博尼法斯呢，仰靠在椅子上，撑得圆鼓鼓的肚皮从裤腰里垂了出来。他笑着，看着那可怜的小东西哈哈大笑。他那样使劲地拧，把一只轻盈的小鸟，变成了这个笨拙的、缩头缩脑的小东西。现在它贴着酒杯一瘸一跛地爬行，一边呻吟。每当它爬远了点儿，博尼法斯就用手背抽它，像抽皮球一样抽到洒在

桌面的酒里。鸽子试图展开翅膀，结果撕裂了伤口，疼得它长长地哀鸣一声，嘴久久地张着，浑身瑟瑟颤抖，几乎昏过去。

这样反复三次，角落里那个人说道：

“别折磨这只小鸟。”

博尼法斯本来以为那个角落里既没有人也没有东西，突然听见那里有人说话，不禁一愣。鸽子也听见了这个声音。这声音大概是它的一线希望，它大概本能地认识这声音，因为，看吧，它立刻爬起来，竭力忍住疼痛，蓦地展开双翅，随着一声鸣叫，就带着满身酒液向那人飞去。大家听见它贴在那人身上高兴地叫着，那人也高兴地对它叫着。他和鸽子说话，用鸽子的语言和它说话，鸽子伤心地回答他。

“这个人是谁？”博尼法斯问道。

现在咖啡馆里坐满了人，但没人知道那人是谁。

我就是这时进到咖啡馆的。也正在这时，刚才我看见的那几朵云之中，有一朵雪白的，大得像艘巨轮，反射着阳光，从村子上空飘过。一道强烈的光映亮了玻璃窗，把咖啡厅里照得通明透亮，于是大家看清了那人。

“给我滚开，你这小子。把鸽子还给我。”博尼法斯手一伸说道。

那人把鸽子放到肩头上，侧过头，用鸟的语言和它说话，